

# 旧院老楼

■慕然

这是城郊一处静谧的旧家属院。我读小学时,父母分配到这套住房,直到我成家都一直住在这里,一住就是将近30年。

楼,五层,寻常且亲切,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建筑,红色黏土烧砖的楼外墙被爬山虎的绿叶遮挡着。有月亮的晚上,圆月勾起了虫鸣。细密的叫声飘荡在风中,浸润着心扉。

晴天的早晨,推窗东望,那喷发的朝阳,把云彩、高楼,都绘入了一个金色的世界里。闭上眼睛,那琥珀色仍停留在视网膜上,不肯退去。

楼下院墙根前有一处空地,松软的泥土上常常能发现小孩子们留下的脚印。

小时候,放学回家的急切让我放开了脚步,我喜欢三步并着两步向上跑,一大步迈两个台阶。于是,三层,七十二个台阶被我走成了二十四步。父亲总是叮嘱我慢点,生怕风驰电掣的我脚下不稳摔倒。

随着岁月的流逝,生活的激浪,时

时扣击着我的心脏。这楼也像一艘船,行驰在生活的海洋上,难免受风雨侵袭,日渐破败。发锈的铁栏杆,黑色掉漆的木质扶手,日渐斑驳的外墙面……尽管有些木质门窗已换成合金材质,也掩饰不了它的年迈。我成家前,我们全家搬离了这里,老旧的它就像满脸皱纹的父母,步履蹒跚。

一年前,这栋楼纳入了城中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。几个月的施工后,我又和父母一起来到了曾经居住的这座楼前。跟随我们的,还有我不满10岁的儿子。

楼,寻常且古旧,却散发着新的气息,墙体重新粉刷,路面加了硬化,拆了违建,改了排污、水电……楼前那块空地保留了下来,修整成了一个花园。爬山虎的苍劲伴着无花果树那如巨伞般的树冠,新翠搭掩着旧绿,还多了几株月季,花香幽幽,怕惊扰了谁。

有位老人坐在花园边,摇着蒲扇,盼望着孙子放学归来。他伸手摘下一颗成熟的无花果,像宝贝一样护在自己的

手里,这必定是要留给孙子吃的。他是住在这楼上的老邻居,当年壮实的中年人如今已是两鬓斑白。

如今的我俯身趴在楼道里的窗户外面,看外面的天空。霞光流彩,多么像少女的纯洁、善良的眸子。我们搬离这里时视野所能看到的高楼凤毛麟角,如今往天际望去已经是高楼林立,原本的窄路被一条条宽广笔直的大道所取代。

那天,儿子三步并两步地跑上楼,将我和父亲抛在身后,我只好扯着嗓子喊:“慢点。”生怕他脚下不稳摔倒。七十二个台阶却被我走成了一百四十四步,我搀扶着腿脚不便的老父亲,每一个台阶都要分成走两步,一步歇息,一步向上。

老楼包容着件件琐事,将不同的回忆汇在一起,我们将它称作生活。而这生活,大抵都这样,从来不曾和谁商量,最后都会把你推向前沿。给你数不清的忧郁与欢乐,苦涩与微笑。

## 人生百味

## 百姓茶坊

# 早市

■宋东涛

每天清晨六点多钟,小贩们就陆续出摊,沿着人行道排成两行,中间留出窄窄的通道供顾客们穿行。

早市热闹非凡,水果、蔬菜、调味品以及小零食,琳琅满目。不管你是想买上一把青菜还是来几斤时令水果,只要转上一圈,总会满载而归。

我一直有晨练后逛早市的习惯,购买需要的蔬菜和水果。这样的生活大概维持了五六年,很多摊主也渐渐熟悉,谁家卖什么,总能在众多摊位中迅速找到,实在是方便。

后来,因为忙就不去了,缺菜了不是在网上下单就是去便利店。

直至那天去了早市,我便要求自己尽量去早市买菜。

那个早上天刚麻麻亮,极冷,稀稀拉拉的摊位零零落落地分散在人行道的两边,只有几家三轮车上有着明亮的照明灯,大多数摊位都淹没在昏黄的路灯下。早市所在人行道是东西走向,我家距离西边近些。一踏入早市,我就发现这里的摊主大多是70岁左右的老人,摊位上经营着北方最普通的蔬菜——萝卜、大白菜、大葱、菠菜等。老人们的蔬菜大多是自己种的,既新鲜又便宜。都是老人,到底买哪家呢?我有些犹难。

绿化带的道沿上,坐着一位60多岁的妇人,茫然地望着稀疏的人群。地上铺了一张塑料纸,上面凌乱地堆放着半红半绿的大石榴,有的裂开嘴,露出鲜红的籽儿,像被冷落的小孩,涨红了脸,羞怯地望着零零落落的行人。旁边的两个大竹篮子,塞满了套着塑料袋的大石榴,看起来卖相不太好。我迟疑间走近她并询问价格,果然石榴很便宜,味道也不错。可我家还有很多水果,终是觉得过意不去,买下那眼巴巴望着我的石榴。

两步之遥,是一位精神矍铄的70多岁的大叔,中等个头,慈眉善目。面前的三轮车上整齐地摆放着菠菜和青菜,绿莹莹地泛着光。我顺手拿起一把准备带走,老人瞅着我手中的菜,麻利地从车上挑出一把肥硕、更水灵的放进袋子,一边咕咕道:“这把多好,拿这把!”“哦,哦,两把多钱?”我有些诧异。“两元,一元一把。”大叔黝黑的脸上带着微笑。“啊……好……”我支吾了半天,还是把“这么便宜”四个字咽了回去。

我一边扫码付钱,一边暗自思忖:一大早趁着夜色,在地里摘了菜,马不停蹄地蹬着三轮车,换回一把一元的收成。就是一把二元,三元,也不贵。大叔的邻居也是一位上年纪的老人,白白胖胖,大小不一的萝卜同样被堆在塑料布上,一个大萝卜不到两块钱。青萝卜欢实地躺在地上等着买主带走,我喜欢买这个老品种萝卜。有一次去小区便利店,想买一根青萝卜,可店主极力推荐一种水果萝卜。买了一根,做出的菜,少了我熟悉的味道。而早市上老人售卖的老萝卜,肯定新鲜,不会缺味!

我在不同的摊位分别买了一些菜,对于这些年迈的老人,也仅仅能做到这些,可心里却涌起甜蜜的幸福感。

拎着袋子,我慢慢踱步往回走。早市有些冷清,是天气、时间的原因,还是其他原因,我不可而知,总之行人不多,买菜的人更少。

比起风生水起的电商超市,早市的没落也许是迟早的事,但那些期盼的眼神,一双双苍老的手种植的新鲜的蔬菜,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

# 盼雨

■孙志昌

炎炎夏日,人们无论走到哪里,身上都感觉热乎乎的,好像热是无处不在,无孔不入,专与人做对。人们没办法,只能猫在屋里,开着空调,静静地度过每一分钟,还会忍不住往窗外看一看,感觉有一股热气腾腾地笼罩在大地上,使人无法靠近。

夏天就应该热,如果不热的话,还能叫夏天吗?道理是这样的,但是人们对夏天的酷暑,还是有点打怵。走到哪里,汗都不会掉队,好像汗珠就是人身的组成部分,等待时机展现自己。

在这样的日子里,要想完全能够抵抗炎热,唯一的武器就是下雨了。一下雨,整个天空就好像被洗过一般,那舒适的感觉,润肺,透心,会让身体一下子释放,好应对接下来返场的炎热。

我回家,看见父母一人拿一把扇子,慢慢地摇着,唯恐风停了。我说:“这么热,你们怎么不开空调?”父亲说:“开空调,你妈的腿受不了,有扇子就可以了。”母亲的腿有毛病,就是怕凉,受不了空调风。

母亲说:“你看看天气预报什么时间有雨?”我打开手机,看了看,说:“上面说后天就有雨,不知道准不准。”父亲说:“现在天气预报还挺准的,我看电视上也是这样说的。”母亲说:“盼着吧,下

## 人生感悟

场雨就好了。”

我想起了小时候,那一年的夏天,少雨,玉米刚种上,一直不下雨。母亲到地里看了看,扒开干干的土一看,玉米还是老样子。母亲看着天,叹了一口气,心想,不下雨,玉米就白种了。不仅瞎了玉米种,还不知道接下来种什么,欠一季的收成,那生活怎么过啊?母亲回家后,这样一说,父亲说:“等着吧,老天还能不下雨吗?”我知道,父母是多么盼着雨赶快来啊。

从那个时候起,在我的印象中,就有了盼雨的意识,对雨也有了新的认识。雨是我们的朋友,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好。夏日时刻,谁人不盼雨呢?一场雨让炎热缓解,让农作物得到灌溉。



## 花开诗旅

# 想写一封信

■吕游

想写一封信,给远方的人  
思念放进每一个字的每一笔  
像一棵树的每一片叶子,每一朵花  
让情感慢下来,舒展开  
像一束银耳泡进温水  
一滴墨从宣纸上走过  
信息避开网络,天空避开闪电  
要容得下云慢慢飘,鸿雁款款飞

我的盼望那么急切,却要慢慢想  
早餐放进铁锅  
用捡来的枯枝文火慢炖  
一粒种子盖上白雪,经过冬眠  
想一个人,把她放进信笺  
字慢慢写  
工整的部分放进对爱的态度  
潦草的部分放进春梦,像藤缠绕

想写一封信,给对面的你  
面对面说出那个字,太快了  
发个信息,打个电话,也太快了  
要写一封信,从此处寄往此处  
从我的心寄往你的心  
那么近,又那么远

想说的话,应该交给一封信完成

### 【荷】

一朵,两朵,三朵……静静的河面上到处是静静的粉荷。阳光烈烈地照着,她们保持着优雅的姿态——清雅、宁静、美好。我那天正好也穿了一身粉色的衣裙,和粉粉的荷花一样的色彩,看着荷宁静淡定的优雅,也尽力让自己宁静下来,不急不躁。当你像一朵荷花一样宁静的时候,便感受到了一种无言的清涼境。

——耿艳菊

### 【虚度时光】

在悠闲的时刻,我愿意和一院花草一起虚度时光。雨天,可以隔窗看风雨,看花草;晴天,坐在院子里,喝茶、读书、看花,或是给花草浇水、捉虫、剪枝,这样的日子多么惬意。

——章铜胜

### 【蝉趣】

没有蝉鸣的夏天,是不完整的夏天。随着暑气一天高涨,地下的蝉儿们再也耐不住那份寂寞,开始在热浪渐退的黄昏,三三两两地相约相伴着爬出地面,寻求脱壳的高枝,开始自己脱胎换骨的变化。金蝉,因地域不同叫法各异。故乡的村民们称其为爬爬或知了猴。一到黄昏,树林边灯火闪烁,捉蝉的人甚至比蝉儿还多。

——邓荣河

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  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